

魯迅古籍序跋試譯

福建 师范 大学 中文 系
三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

鲁迅著作注释组

毛主席语录

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，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，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

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。

说 明

我们在注释新编鲁迅著作《古籍译文序跋集》的基础上，对收入这个集子中的二十五篇古籍序跋作了试译，供学习、研究时参考。

“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”鲁迅在他的伟大一生中，紧密结合斗争的需要，对我国古籍的整理和研究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。他前期特别是后期所写的有关古籍序跋，真正做到了“古为今用”，凝结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。

这二十五篇古籍序跋都是鲁迅为他亲手辑录过的十七种古籍而写的，大部分是鲁迅生前或逝世后在报刊上发表过或收入印行的有关书籍，其中有五篇未公开发表过。篇目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。

由于思想水平限制，加上时间匆促，我们的翻译不当或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，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本书得到三明地区印刷厂的大力支持，谨致谢意。

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
鲁迅著作注释组
三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

一九七七年五月

目 录

《古小说钩沉》序	(1)
《谢承后汉书》序	(4)
《谢沈后汉书》序	(7)
《虞预晋书》序	(9)
《云谷杂记》跋	(11)
《嵇康集》跋	(13)
《云谷杂记》序	(15)
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序	(17)
《谢承会稽先贤传》序	(20)
《虞预会稽典录》序	(22)
《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》序	(24)
《贺氏会稽先贤像赞》序	(26)
《朱育会稽土地记》序	(28)
《贺循会稽记》序	(30)
《孔灵符会稽记》序	(32)
《夏侯曾先会稽地志》序	(34)
《寰宇贞石图》序	(36)
《嵇康集》逸文考	(38)

《嵇康集》著录考	(43)
----------	--------

《嵇康集》序	(54)
--------	--------

《小说旧闻钞》序言	(59)
-----------	--------

《嵇康集》考	(62)
--------	--------

《唐宋传奇集》稗边小缀

第一分	(80)
-----	--------

第二分	(89)
-----	--------

第三分	(96)
-----	--------

第四分	(113)
-----	---------

第五分	(135)
-----	---------

第六分	(139)
-----	---------

第七分	(146)
-----	---------

第八分	(150)
-----	---------

《唐宋传奇集》序例	(160)
-----------	---------

《小说旧闻钞》再版序言	(168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《古小说钩沉》序

小说者，班固以为“出于稗官”，“闾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蕘狂夫之议。”是则稗官职志，将同古“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”矣。顾其条最诸子，判列十家，复以为“可观者九”，而小说不与；所录十五家，今又散失。惟《大戴礼》引有青史氏之记，《庄子》举宋钘之言，孤文断句，更不能推见其旨。去古既远，流裔弥繁，然论者尚墨守故言，此其持萌芽以度柯叶乎！余少喜披览古说，或见譌夺，则取证类书，偶会逸文，辄亦写出。虽丛残多失次第，而涯略故在大共；琐语支言，史官末学，神鬼精物，数术波流；真人福地，神仙之中驷，幽验冥征，释氏之下乘。人间小书，致远恐泥，而洪笔晚起，此其权舆。况乃录自里巷，为国人所白心；出于造作，则思士之结想。心行曼衍，自生此品，其在文林，有如舜华，足以丽尔文明，点缀幽独，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。然论者尚墨守故言。惜此旧籍，弥益零落，又虑后此闲暇者眴。爰更比辑，并校定昔人集本，合得若干种，名曰《古小说钩沉》。归魂故书，即以自求说释。而为谈大道者言，乃曰：稗官职志，将同古“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”矣。

《古小说钩沉》序（译文）

小说，汉代班固认为是由古代小官到民间搜集来的，虽然只是记载一些无知小民的所见所闻，但也可以使这些见闻不致遗忘。其中如果偶有值得采用的片言只语，这也只是割草打柴一类卑贱无知的人物的言谈罢了。那么，稗官搜集的小说，其职能和“古代采诗之官用采诗让帝王观风俗、知得失”（的作用），是一样的。但是，班固在列举与评论先秦诸子学派中的十家时，却认为可观的只有九家，而把小说家排除在外。他所载录的十五种古代小说，现在又已经散失，只有《大戴礼记》一书中有一点关于《青史子》作者的记载，战国庄周的作品《庄子》中例举了宋钘的几句话，都是片断文字，更难以推知古小说的思想内容。后起的小说，距离古小说，时间既已久远，发展也越发丰富繁盛了。但是如今评论小说的人却还死抱班固这些陈旧说法。这简直和以草木的幼苗来衡量枝叶茂盛的大树同样荒唐！我小时候喜欢翻阅古小说，遇有错漏，就拿类书来查证，有时遇见保存在类书中的古小说散逸篇章，就抄录出来。尽管这些古小说零散片断，大多失去本来次序，但大体上还保存着它们的轮廓。其中琐碎或支离的话，被史官视为末学，叙述神鬼精灵故事的，在讲阴阳五行、运气气数的术数家眼中，也被看为余波末流；描述“真人福地”的，被神仙家视为中品，宣扬所谓阴间地狱、因果报应的，在佛教中也被看成下乘的东西。这些来自民间的古小说，儒家曾贬斥为难以达到远大的境地，殊不知后起的宏篇名作，正是从这些民间小书开始发展起来的。何况这些作品，采自民间的，多少反映了人民的心思；创作

出来的，则是文人学士构思的结果。思维的发展，自然产生出小说这种东西。而它在文坛上的出现，犹如华美的木槿花，足以使文化更加绚丽，给原来幽暗沉寂的文学领域点缀了新的景色，绝不仅仅是增广见闻的工具而已。但是现在评论小说的人还死抱斑固的陈旧说法。我惋惜这些旧书日益散失，又忧虑今后空闲的时间更少，于是重新排比、校勘，审定前人辑的版本，共得若干种，命名为《古小说钩沉》。使散失的篇章能够回到原书的名下，我从这工作中也得到欣慰。而对于那些侈谈所谓大道理、实则墨守儒家观点的人来说，我可以回答道：稗官所搜集的小说的职能，应该和“古代采诗之官，用采诗让帝王观风俗、知得失”（的作用）相同吧。

《谢承后汉书》序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《后汉书》一百三十卷，无帝纪，吴武陵太守谢承撰；《唐书·艺文志》同，又录一卷，《旧唐志》三十卷。承字伟平，山阴人，博学洽闻，尝所知见，终身不忘，拜五官郎中，稍迁长沙东部都尉，武陵太守，见《吴志·妃嫔传》并注。《后汉书》宋时已不传，故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自《文选》注转引之；吴淑进注《事类赋》在淳化时，亦言谢书遗逸。清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，以校《曹全碑》，无不合，然他人无得见者；惟钱塘姚之骥辑本四卷，在《后汉书补逸》中，虽不著出处，难称审密，而确为谢书。其后仁和孙志祖、黟汪文台又各有订补本，遗文稍备，顾颇杂入范曄书，不复分别。今一一校正，厘为六卷，先四卷略依范书纪传次第，后二卷则凡名氏偶见范书或所不载者，并写入之。案《隋志》录《后汉书》八家，谢书最先，草创之功，足以称纪；而今日逸文乃仅藉范曄书、《三国志》注及唐宋类书以存。注家务取不同之说，以备异闻，而类书所引，又多损益字句，或转写譌异，至不可通，故后贤病其荒率，时有驳难；亦就闻见所及，最其要约，次之本文之后，以便省览云。

《谢承后汉书》序（译文）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记载：“《后汉书》一百三十卷，没有‘帝王本纪’这种体裁，三国时吴国武陵郡太守谢承著。”《唐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也相同，只是多了一卷目录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则写作三十卷。谢承字伟平，浙江山阴人，学问渊博，见闻很广，凡所阅读见识的，一生都不会忘记；曾被授以五官郎中，不久调任长沙东部郡都尉和武陵太守。以上谢承经历，载在《三国志·吴书·妃嫔传》及其注文中。谢承所著《后汉书》到宋代已经失传，所以宋末王应麟所著《困学纪闻》有关材料是从《昭明文选》李善注文中转引来的；宋代吴淑在宋太宗淳化年间进献《事类赋》注时，也谈到谢承《后汉书》已经散失不存的事。到了清初山西阳曲人傅山却声称他家祖先珍藏有谢承《后汉书》的明刻本，并说将该书与东汉石刻《曹全碑》互相校对，有关的史实，完全吻合。但别人却没有看过傅家所藏的本子。只有清代钱塘人姚之骅搜集到谢书残存篇章，编辑成四卷，收集在姚所编《后汉书补逸》中，虽然没有标录从哪里搜集来的，尚有不够周密之处，但却的确是谢承的原书。此后，清代杭州人孙志祖、安徽黟县人汪文台，都辑录有订补过的本子。这样，所搜集的篇章稍为完备，但不少地方又把范曄《后汉书》的部分内容误收进去而混杂难分。现在，我都逐一加以校勘订正，整理成六卷，前面四卷大体依照范曄《后汉书》纪传的体例次序，后面两卷凡是名字在范书中只是偶而提及或根本没有载录的，都抄写进来。按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录的《后汉书》八家，谢承所著是最早的，开创的功绩，值得称

颂。可惜今天谢书的遗文，只是靠着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注和一些唐宋类书才得以保存。各注家务必选取不同的说法，让读者参见新异的见解，而唐宋类书的引文，又多擅自增减字句，或者转抄错误，有时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，所以后代学者批评这些遗文荒谬粗率，经常提出质疑和驳论。我也只是就个人所能见到的，概括其要点，编列在本文的后面，以便于读者阅览。

《谢 沈 后 汉 书》序

《隋志》：《后汉书》八十五卷，本一百二十二卷，晋祠部郎谢沈撰。《唐志》：一百二卷，又《汉书外传》十卷。《晋书·谢沈传》：“沈字行思，会稽山阴人。郡命为主簿、功曹，察孝廉，太尉郗鉴辟，并不就。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，以母老去职。平西将军庾亮命为功曹，征北将军蔡谟牒为参军，皆不就。康帝即位，以太学博士征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阙，除尚书度支郎。何充、庾冰并称沈有史才，迁著作郎，撰《晋书》三十余卷。会卒，年五十二。沈先著《后汉书》百卷及《毛诗》、《汉书外传》，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，其才学在虞预之右。”案《隋志》无《外传》者，或疑本在《后汉书》百二十二卷中，《唐志》乃复析出之，然据本传当为别书，今无遗文，不复可考，惟《后汉书》尚存十余条，辄缀辑为一卷。

《谢沈后汉书》序（译文）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：《后汉书》八十五卷，本来有一百二十二卷，晋朝祠部郎谢沈著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记载为一百二卷，还有《汉书外传》十卷。唐房玄龄所著《晋书·谢沈传》记载：“谢沈字行思，浙江会稽山阴人。郡守任命他做主簿、功曹，推举他为孝廉，太尉郗鉴也征聘他，都不赴任。会稽内史何充引荐他任参军，因母亲年老而离职。平西将军庾亮任命他为功曹，征北将军蔡谟上书推荐他为参军，都不就任。东晋康帝即位后，征召他任太学博士，后来又因母亲死亡而离职。服丧期满，被任命为尚书度支郎。何充、庾冰都称赞他有史官的才能，于是便被升任著作郎，编写了《晋书》三十余卷，就去世了，死年五十二岁。谢沈先著有《后汉书》百卷及《毛诗》、《汉书外传》，其他所写诗赋、文论等著作都刊行于世。他的才学还高出于虞预之上。”按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关于谢沈著作中没有提到《汉书外传》的原因，有的怀疑原来就包括在《后汉书》一百二十二卷中，而新旧《唐志》把它分离出来，但从《晋书》谢沈本人的传记看来，《汉书外传》应当是另外的一本书，现在找不到遗文，再不能查考了。只有《后汉书》还残存十多条，我就把它编纂辑录成为一卷。

《虞预晋书》序

《隋志》：《晋书》二十六卷，本四十四卷，讫明帝，今残缺，晋散骑常侍虞预撰。《唐志》：五十八卷。《晋书·虞预传》：著《晋书》四十余卷。与《隋志》合；《唐志》溢出十余卷，疑有误。本传又云：预字叔宁，征士喜之弟也。本名茂，犯明穆皇后母讳，改。初为县功曹，见斥。太守庾琛，召为主簿。纪瞻代琛，复为主簿。转功曹史。察孝廉，不行。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、参军庾亮等荐预，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。遭母忧，服竟，除佐著作郎。大兴中，转琅邪国常侍，迁秘书丞著作郎。咸和中，从平王含，赐爵西乡侯。假归，太守王舒，请为谘议参军。苏峻平，进封平康县侯，迁散骑侍郎，著作如故。除散骑常侍，仍领著作。以年老归，卒于家。

《虞预晋书》序(译文)

《隋志》记载：《晋书》二十六卷，本来是四十四卷，写到明帝为止；现已残缺不全，晋散骑常侍虞预编著。而《唐志》的记载是五十八卷。唐房乔等编著的《晋书·虞预传》记载：著《晋书》四十多卷。这和《隋志》所记载的卷数相吻合；《唐志》所载卷数多出十几卷，我怀疑有错误。《晋书·虞预传》又说：虞预，字叔宁，是征士虞喜的弟弟。本来的名字叫茂，和明帝穆皇后的母亲的名字相同，犯了禁忌，所以改名为预。早期做县功曹，受到排斥。太守庾琛任命他做主簿。纪瞻接替庾琛时，仍以他为主簿。后来转任功曹史。被推举为孝廉，他不去应举。安东将军的从事中郎诸葛恢、参军庾亮等人，推荐虞预，结果朝廷召他当丞相的参军兼记室。遇到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，任佐著作郎。大兴年间，转任琅邪国常侍，升任秘书丞著作郎。咸和年间，随着去平定王含的叛乱，而赐西乡侯的爵位。请假回家，太守王舒请他做谘议参军。苏峻的叛乱被平定以后，进封平康县侯的爵位，升任散骑侍郎，著作郎的职务不变。后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仍然兼任著作郎。因年老而辞职，在家里去世。

《云谷杂记》跋

右单父张溥清源撰《云谷杂记》一卷，从《说郛》写出；证以《大典》本，重见者廿五条，然小有殊异，余皆《大典》本所无。《说郛》残本五册，为明人旧抄，假自京师图书馆，与见行本绝异，疑是南村原书也。《云谷杂记》在第三十卷。以二夕写毕，唯譌夺甚多，不敢轻改，当于暇日细心校之。癸丑六月一日夜半记。

《云谷杂记》跋（译文）

以上是单父县人张溥字清源著的《云谷杂记》一卷，（我）从《说郛》中抄录出来；拿《永乐大典》的版本来对照，重复的有二十五条，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，其他各条都是《永乐大典》版本中所没有的。《说郛》残本五册，是明代人的旧抄本，我从京师图书馆借来，和现在的通行本大不相同，估计是明人南村（陶宗仪）的原书吧。《云谷杂记》在《说郛》第三十卷。我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抄录完毕。只是错误和脱漏非常多，但不敢轻易改动，等待有空暇时再细心校对它。癸丑年（一九一三年）六月一日夜半记。